



# 兵 贩 子

林家品★著

罹乱年代青年男女的感人爱情  
抗日战场兵贩子们的慷慨悲歌



# 兵 贩 子

林家品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兵贩子/林家品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8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144 - 3

I. 兵... II. 林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1527 号

**书 名: 兵贩子**

---

作 者:林家品

责任编辑:吴述波

装帧设计:田之友

责任校对:焦金仓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250 千字

印 张:9.75

印 数:1—6000 册

版 次: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144 - 3

定 价:22.00 元

---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## 兵 贩 子

### 一

在开往衡阳的一支队伍里，有着我叔爷那瘦小的身躯。  
我叔爷走在这支队伍里，是去参加衡阳会战。  
我叔爷去参加衡阳会战那年，是民国三十三年夏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是我们老家人俗称“走日本”那年。那年的夏天，格外热，热得女人们吃了夜饭聚在街口歇凉时，尽往月光或星星撒不着一丁点儿光辉的黑暗里钻，钻进黑暗里悄悄地将上衣解开，以一把蒲扇使劲扇着堵满汗水的乳壕。

我们老家人俗称的“走日本”，其意思到底是躲日本人呢还是过日本兵，实在不太清楚，也许是两者的意思皆有。反正是在这一年，来了日本人；而来了日本人，他们就遭了劫。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，这个偏僻山区在这一年之所以“走日本”，竟是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战略计划所致，竟然是和我叔爷所去的衡阳有关。

民国三十三年夏，侵华日军集结了十七个步兵师团、六个旅团、一个战车师团，以湖南岳阳为出发点，由湘江东西两岸，发动钳形攻

势南犯，务必要占领衡阳，将通往西南诸省大门封锁，并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，以切断黔桂铁路及黔桂公路，将通往川、滇、黔诸省通道封锁。这一“继续向广西南宁推进”，地处湖南、广西交界的我的老家，就是日军必经之地。

国军方面，蒋介石则命令不惜任何牺牲，固守衡阳。要求在守备战中，务须尽量消耗敌军之兵力，促使其蒙受严重伤亡之打击，再配合外围友军，内外夹击，歼敌主力于衡阳近郊地区。

日军务必要占领衡阳；蒋介石命令要不惜任何牺牲固守衡阳，足见衡阳战略地理位置之重要！

衡阳的战略地理位置之重要，可以毛泽东的一段话来概括，那是衡阳失守后的第四天，毛泽东在延安于是年八月十二日《解放日报》社论里说的：

“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，它是粤汉、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节点，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，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，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。衡阳的飞机场，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，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。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，航空线为一千四百二十五公里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二千二百二十公里。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，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，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，于此集中，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，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，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‘以战养战’的可能性……”

无论是日军的战略意图，还是国军的保卫重任，无论是蒋介石下达的死守命令，还是毛泽东后来做的精辟论述，这些，我们老家人当

然是不知道。倘若衡阳会战胜利,阻止了日军向广西推进,那么地处湖南、广西交界的我的老家,我们老家人,便不会有“走日本”这么一劫。而从我们老家这个角度来说,诸如我叔爷他们这些去参加衡阳会战的人,则不但是为了保卫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、保卫西南大后方,更是直接保卫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。遗憾的是,我叔爷他们当时也是全然不知。别说他(们)当时是全然不知(他以后也不知),就连我这个读过大学文科,专门学过大学老师写的含有抗日战争历史讲义的人(我现仍保存着大学老师写的历史讲义中,连衡阳会战或衡阳保卫战或衡阳血战这个词都没有),也是在听我叔爷多次讲到他吃粮吃到衡阳的经历,而决心写这本书时,通过找到的有关资料才知道的。这有关资料,又有不少是来自侵华日军的战史,他们的战史中有记载。如《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〈衡阳战役之部〉》。

这段战史中有如下记载:

“打通大陆作战,简称为‘一号作战’,自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起,至十一月止,共持续了半年多时间,参战兵力达十七个师团、六个旅团、一个战车师团,及当时所有残留的骑兵部队,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。打通大陆作战之构想,系以黄河南岸之‘霸王城’为基点,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,进而攻占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,打通湘桂两线及粤汉两线,全程共一千四百公里。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上奏曰:一、为阻止美在华空军向我本土袭击,拟彻底毁灭其位于桂林、柳州等处之基地。二、缅甸地区,今后拟实施弹性作战方针……”

以此来对照毛泽东的论述,就不能不为毛泽东这位大军事家的论述而震惊了。他坐在延安窑洞里,竟等于完全获悉了日本陆军大

## 兵 叛 子

本营参谋总长上奏的话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于是我曾产生这样的浮想，倘若由毛泽东来替代蒋介石指挥全国的抗战，那会是个什么情形呢？再换言之，倘若针对日本帝国陆军的“一号作战”，由毛泽东来亲自指挥对付，那么，我叔爷前去参加的衡阳之战的结局会怎样呢？

当然，这都是我这个写书人的胡思乱想。而在当时，我那前往衡阳的叔爷所知道的一切是：他又成了“粮子”，又吃粮了。

一  
一

“粮子”就是兵。当兵就是吃粮。这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对“兵”和“当兵”的释义。其实说“释义”也并不确切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没说过“兵”和“当兵”这个词，大凡街上一过兵，他们说的就是粮子来了；大凡谁当了兵，那就是谁去吃粮了。而我叔爷之所以是又成了粮子，又吃粮了，是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当过兵。

当时，我叔爷还知道的是：衡阳是个大地方，好玩。

我叔爷之所以知道衡阳是个大地方，好玩，与他不止一次当过兵有关，也就是说，他在以往吃粮时，来过衡阳。

我叔爷曾经一谈起衡阳就口沫飞溅，那是显示他到过大地方的自豪，他说衡阳那个大呀……哎呀呀……啧啧……

我叔爷说的衡阳那个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将十个白沙老街（新宁白沙老街是我叔爷的家乡，当然也就是我的家乡）加起来，也没有衡阳的一条街长，更别说衡阳的火车站和衡阳的那条大江了。

“火车，你们见过火车吗？”我叔爷说起火车，似乎有点恨自己的



口才不足,他简直形容不出那火车的样式,只能学着火车的鸣叫,和那火车轮子滚动的声音,再做出吓人的样子,说,你们把全白沙街的人都喊去,看能推得动那火车吗?嘿嘿,牛皮不是吹的,火车不是推的,你们只有见到了火车,才知道什么是不能推的。有火车就必有火车站,就好比犁田的牛得有个牛栏,拉车的马得有个马厩,那火车站就是火车困觉、歇息的地方,衡阳那火车困觉、歇息的地方啊,全天下第一!

说到衡阳的那条大江,我叔爷的话则简直就有为之折服、唏嘘不已而又舍我其谁(除了他,还有谁知道呢)的味道了。我叔爷说衡阳的那条江那个长啊,那个宽啊,那个气势啊,那个热闹啊,(你们)老街人有谁见过?没有吧,只有我吧!我叔爷说那条江能一口气说上半个时辰,因为新宁白沙老街门前也有一条江,名唤扶夷江,一涨大水时,那宽度,也够得上宽的了,因此我叔爷非得以衡阳的那条江来压倒扶夷江不可。而他讲江水,讲江里的船,原本就是有口才的。

“……轮船、轮船,你们又没见过的吧!这扶夷江里从来都没有过轮船吧!那能开轮船的江,你们说,该是个什么样?那江面,该有多宽呢?全天下第一!”我叔爷又说了个全天下第一。

“衡阳那轮渡码头,是两艘轮船对开啊!这一艘开过来,那一艘开过去,你们说,一天得过多少人?又哪里有那么多人过江、他们过江去干什么呢?那是做生意的老板和上班的工人哪!工人,你们知道吗?不要种地,不用自己划船,他们靠的是工厂……那江两岸,嘿,全是商铺、工厂,一眼望不到头哇!你们说该有多少人过江,不用轮船行吗?……帆船,帆船当然是有的啦,可人家江里的帆船有多大?都是竖的三张桅杆挂的是三张帆,咱这扶夷江里有吗?没有,连挂两张帆的都没有。那三桅帆船,你们知道能装多重?几千石哪!哎,你说木排,人家那江里,当然也有木排啦,只是那木排有多宽,连起来又有多长呢?咱这白沙老街,也就和它差不多吧……人家那木排往下放去时,一排连着一排,就等于是咱这一条一条的老街在江面移动

哪！……”

我叔爷虽然没有说出壮哉雄哉！但他说着说着就来了哎呀呀……啧啧，只是他说到那哎呀呀时，往往便不往下面说了，暂且打住，如同说书一样的得卖个关子，因为他接着要说的是衡阳的妓院和戏园了。哎呀呀，衡阳的妓院那才叫妓院呢！哎呀呀，衡阳的戏园那才叫戏园呢！白沙老街的人，你们见过吗？进去过吗？而我叔爷一回味起那妓院戏园，便会不由自主地啧啧起来。

我曾问过我叔爷。我说叔爷你到底进过衡阳的妓院没有？我是想要我叔爷在我面前老实交待。因为在我会喊叔爷时，他就是个瞎子，不但街坊邻居在背后喊他瞎子，就连我父母亲，也在背后喊他瞎子，以至于我在学会喊叔爷的同时，也学会了在背后喊他瞎子。他这个瞎子其实只是右眼全瞎，左眼还有那么一点点光。但瞎了的那只眼睛完全干瘪了进去，还有一点点光的那只眼睛也是往里眈着，让人担心那一点点光也会很快就被眈得不见了。在我问他到底进过妓院没有时，我当然已经到了有性意识的年龄，已经懂得男女之间的事了。我是不太相信像他那个样子的人也能进妓院。

我叔爷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嘿嘿地笑。大概是要在我这个晚辈面前保持点尊严。他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嘿嘿地笑了一气后迸出一句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懂得什么？你叔爷我没瞎眼睛时，也是个英俊后生呢！那衡阳，原本是好玩哪！”

到得我再大些时，我才知道我叔爷原来是当国民党的兵去的衡阳，这让我有点害怕。我不是害怕他这个曾是国民党的兵会对我实施什么阶级报复，而是怕他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。可他在我们白沙老街，即算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中，也没有被抓去游街示众，就连他的崽女，亦没有受到任何牵连，因为他没有崽女！他一直是人一个，卵一条，连茅草屋子都没有一间。“河里洗澡庙里歇”，正是对他生活的写照。他住的是白沙上街的一个破庙。而且街坊人都知道，他当国民党的兵是专替别人顶壮丁，虽然成了国民党

## 兵 贩 子

的兵,但每次都是不到一年,或半年,甚或几个月,就逃了回来。他是国民党兵的逃兵!这逃兵就说明他还是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。更何况他无论在解放前,还是解放后,都是穷得连叮当都不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。为什么说穷得连叮当都不响呢?因为他没有敲得叮当响的鼎锅,他煮饭的那个锅子,是借了人家的(人家当然也没打算要回)。

后来,我终于知道他参加过衡阳血战。他那眼睛,就是在衡阳血战中被打瞎的。我想,他怎么光说衡阳好玩,不跟我说那血战呢?原来他那时是不敢讲。他怕讲出自己参加过血战的事,那就是帮国民党打过仗。

而在他又一次成为粮子、又一次吃粮去衡阳时,他的确是不知道要去打仗的。

### 三

我叔爷当时虽然只知道衡阳是个大地方,好玩,不知道他这一去是要和衡阳共存亡(如果知道,他也许早就和前几次吃粮一样,在半路上就撒脚丫子开溜了;他是一心想就着这次吃粮的机会,再去衡阳好好地看一看,好好地玩一玩,抽空子再去那妓院戏园风光风光,然后再寻机开溜……),因而依然如同往常一样无所顾忌、甚至兴致勃勃地去吃粮,但奉命守卫衡阳的这支部队的高级长官们却忧心忡忡。

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是军长方先觉中将。其下辖三个师: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少将,第十预备师师长葛先才少将,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少将。方先觉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,周庆祥和葛先才同为军校第四期毕业生,容有略则是军校第一期毕业生。

这是国军陆军第十军。

第十军的前身为黄埔教导团,北伐时扩编为国军革命军第三师。第三师又被称为老三师,老三师的将领有钱大钧、李玉堂、蒋超雄、方先觉、葛先才、周庆祥等。历届第十军的军师长也多是老三师的旧部将领。民国二十九年,预十师编入第十军建制。

预十师成立于浙江，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；预十师的士兵浙籍、湘籍参半。名闻天下的“湘勇”，正是毛泽东的老乡。第十军士兵则以湖南籍者为多。换句话说，血战衡阳的士兵，就是以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老乡为主。

陆军第十军的军长、师长们在接到最高统帅部令他们务必固守衡阳的命令时，心中就有不祥之兆：此次守卫衡阳，凶多吉少！极有可能便是全军覆没，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兵力和装备。

于是，当我叔爷坐上装新兵的闷罐子车，往被他称为好玩的大地方衡阳开来时，军长方先觉正在蹙眉愁思。

第十军在几个月前刚参加过常德会战。作为援军，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最先抵达常德附近，但立即遭到早就作好准备的数倍日军的拦击，虽说他的第三师终于接出了死守常德的余程万师长，但全军伤亡惨重，元气已经大伤。

方先觉清楚，自己这个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因战功卓巨、获得“飞虎旗”最高荣誉、并被命名为“泰山军”的部队，经过常德会战后，所剩人员已不到编制数的一半，而能直接投入一线的战斗兵员更为匮乏。他将非战斗兵员计算在内，自他这位军长以下，共计尚有一万七千六百余人。这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中，还包括了军直属辎重兵团、通信营、卫生队、野战医院等等；这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中，真正能战斗的官兵，包括军直属部队在内，其实不过一万四千余人。在非战斗部队中，虽然可挑选出一部分可战官兵，但无武器装备。

“常德之仗，惨啊！”方先觉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
他这声叹息，不仅是叹息守卫常德的第五十七师八千余人，最后只救得师长余程万和两位团长及官兵八十余人，更是叹息他的第十军。当时他属下的三个师，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和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，副师长葛先才、团长陈希尧、李绶光重伤，团长李长和生死不明……第三师在攻占德山接出余程万时，伤亡亦不小，而一九〇师到此时的官兵总额，才一千二百人。

一千二百人的一个师，能称之为师吗？

日军用以攻衡阳的兵力，则最少是两个师团。日军一个师团可是相当于国军的六个师啊！

以残缺不全的一个军，以武器、弹药、装备、给养统统都成问题的部队，去抵挡日寇两个完整的精锐师团，方先觉能不忧心忡忡吗？

为了解决他这第十军兵员不足的问题，最高统帅部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，已下达了一道命令。这个命令是：一九〇师后调，将该师现有兵卒全部分拨至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，仅留下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及业务人员，到指定地点接收新兵，加以训练，期满归建。

方先觉虽然不敢明说最高统帅部荒唐，但最高统帅部的这道命令却让他觉得实在是荒唐之至。大战一触即发，敌人能容许你从容地接收新兵，加以训练，期满归建吗？倘若真的将一九〇师后调，现有兵卒全部分拨，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及业务人员又全接收新兵去了，那么大战一经打响，一九〇师不但不能归建，就连有战斗经验的骨干，也全没了。

不知是不是最高统帅部发觉了这道命令的欠妥之处，很快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就变了，不要一九〇师后调了，而是派桂籍新十九师归方先觉指挥，参加衡阳之战。

终于来了一个师！方先觉总算嘘了一口气。只是他这口气还刚嘘完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又变了：新十九师另有任务调回广西，改派第五十四师配属第十军。而五十四师其实只有师部及一个步兵团在衡阳，担任机场的警卫勤务。另外两个步兵团在其他地区值勤，根本就还没来衡阳报到。

没来报到的这两个团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否意味着五十四师在保留这两个团的实力呢？方先觉虽然不愿意这么去想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配属他指挥的五十四师只有一个师部在他手下，这个师部直属部队，能战之兵，仅有特务连和工兵连两个连而已，五十四师在城内等于是一个光杆师部。至于那个守机场的步兵团，他恐怕也不能寄

予太大的希望。这个“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”，就是不一定会执行他要求死守的命令……

大战即临，最高统帅部就是如此为必须死守衡阳的第十军补充、调派兵力。命令乱下，朝令夕改，瞎忙乱动……动来动去，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，兵力补充成为一句空话……

方先觉忧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

蓦地，电话铃急骤地响了。

“军长，委员长电话！”

听说是最高统帅的电话，方先觉顿时为之一振。

在这个时候，还有什么比委员长亲自打来电话更令人振奋的呢？他所期待的，不就是委员长给他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吗？

方先觉疾步跑去，抓过电话，全身笔挺。

“报告委员长，我是方先觉！”

方先觉，字鸣玉，这位委员长的学生，在战场上自连长干起，尔后营长、团长、副师长、师长、直至军长。在委员长——校长的眼里，他这个学生自然是没有辜负期望，而在他的心目中，委员长——校长则是对他信任有加，否则，衡阳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，也就不会单单交给他来守卫了。至于在大战即临时胡乱下达的命令，则应是最高统帅部那些幕僚们所为？！这不，正当他为此忧虑时，委员长亲自打电话来了。

委员长的电话，正是眼下炎夏盛暑时的及时雨啊！委员长所交办、部署、安排、指挥的一切，是毋庸置疑的啊！

其实不唯是方先觉，几乎所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将领，对委员长——校长，是从不，或很少质疑的。无论战事发展得如何不可收拾，他们的领袖、委员长总是英明的，坏事就坏在委员长身边的人。因为中国从古至今，无论哪朝哪代，皇帝总是英明伟大的，身边总是潜伏着奸臣，围满了庸臣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连这些黄埔军校出来的将领们都对委员长质疑的话，委员长指挥的抗战也就根本无法抗了。

蒋委员长是从陪都重庆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的电话。蒋委员长在电话中的话语显得是那样的亲切而又挚诚，既抚慰了方先觉和第十军，又勉励了守卫衡阳的众将士；还给了方先觉一个能立解危难的“二字密码”……

蒋委员长说：

“鸣玉啊，你第十军常德之役，伤亡过半，装备兵员迄未补充，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。我知道你有难处啊！”

方先觉立即答道：

“感谢委员长对第十军的关爱……”

“此战，关系我抗战大局，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，在此国难当前，人人发奋自勉，各个肩此重任，不负我对第十军之殷。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，但守期愈长愈好，尽量消耗敌人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“我规定密码二字，你若战至力不从心时，将密码二字发出，我四十八小时解你衡阳之围，你是否有此信心啊？”

方先觉突然接到委员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本来就激动不已，委员长的电话又不但是关爱、激励交加，而且给了他二字密码。有了这二字密码，到了实在无法支撑时，只须将它发出，委员长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能解围，这不又等于是吃了定心丸吗？第十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

方先觉听了委员长的这句话后，立即昂然而答：

“报告委员长，本军不惜任何牺牲，唯精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堪以告慰委员长者，据近日来的观察，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，人人喜笑颜开，努力构筑工事备战，斗志极为高昂，现在厉兵秣马，准备与敌决一死战！誓死捍卫委员长所授‘泰山军’之威名。”

方先觉尽管用“人人喜笑颜开”来形容全军官兵的士气，并表示了死战决心，但对于衡阳到底能守多久，仍然不敢拍胸脯打保票，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兵力，是装备，是最具杀伤力的火炮，是有切实



保障的后勤供给。

方先觉想着委员长既然亲自打来了电话,那么紧接着他就可以直接向委员长要兵、要枪、要炮、要弹药、要粮草、要供给了。

“很好、很好、很好。”蒋委员长在听了方先觉表示与敌决一死战的话后,一连说了三个很好。

委员长的这三个很好,无疑让方先觉不能不有点受宠若惊。委员长接着说:

“我已要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,从他的整四十八师,抽调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,配属你指挥。”

方先觉一听委员长亲自给他增派兵力,始是大为振奋,但一听只有一个营,又不免有些失望,他正要趁此再提到兵员枪炮弹药粮草时,电话那头,蒋委员长说了一句:“你好自为之,祝你一战成功。”

电话,挂了。

立即挂了的电话,使得方先觉军长那有点受宠若惊的神态也立即消失,余下的便依然是忧心如焚:这点兵力,能抵挡得住日军的精锐部队吗?虽说委员长亲自给他增派了兵力,但仅仅只是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而已;虽说他已有了委员长的二字密码,但至少也得在固守两星期后,才能将这密码发出的呀!(后来的实际情况是,当第十军死守衡阳,与日寇血战至第二十六日,也就是固守了近四个星期后,方先觉每晚将委员长所授予的二字密码发出,盼望着能在四十八小时内解衡阳之围,但发出的二字密码,如同石沉大海,无任何一支援军赶来真正予以支援。)

至少两星期,两星期……这两星期可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啊!如果衡阳在两星期内失守,委员长的严厉,方先觉和他的师长们也是知道的。就算委员长网开一面,若失守衡阳,影响整个战局,面对国人,第十军,也是罪无可逭。

方先觉和他的师长们,只能勉励将士,下定必死决心,与进犯日军死拼,以保证至少两个星期的固守。同时,又命令他们自己设法补